

又见鄞江桥

陈武耀 文/摄



鄞江桥侧影

鄞江、鄞江桥、鄞江镇，镇以桥得名，桥以江命名。在消失三十余年后，鄞江桥又回来了。

确切地说，应该叫鄞江廊桥，以别于上世纪70年代末被拆除后建成的那座水泥桥。

原鄞江廊桥位于它山堰下游约500米处，它的前身是“大德桥”，又称“大德公桥”，始建于唐代，是一座以木桩为桥脚、上铺竹条编织物的简易木桥。大德，意即百姓为纪念王元暉建它山堰的恩德。由于木桥不够牢固，到了北宋元丰年间（1078-1085），被改建成石桥墩、木结构、屋盖式桥梁——廊桥，并更名鄞江桥，以后历经多次维修或重建，清道光十四年（1834年）鄞江桥重建后，宁波知府吕仲英曾书桥匾“八邑津梁”于桥南，观察（官职名）周洞东题桥匾“四明锁钥”于桥北。

这座廊桥作为连接鄞江南北两岸的重要通道，自然是地位卓著。在当地人的心目中，鄞江有三大地标性建筑，即鄞江桥、光溪桥和它山堰，特别是鄞江桥，成了鄞江这个“四明首镇”的灵魂和人们用来称呼鄞江的代名词，充分显示了其影响力。《四明谈助》载：“江桥上……可凭栏望远。它山堰横截溪流，怒水崩（奔）腾。其声如雷霆，如千乘车行，震动岩谷，鄞江桥正当其冲。”生动地展现了鄞江桥的雄伟气势。

我不是鄞江人，从小无缘得见这座美轮美奂的廊桥，倒是在十来岁时第一次听说。那时有部叫《难忘的战斗》的电影，因为大部分的镜头是在鄞江镇拍摄的，这让宁波人、鄞州人尤其是鄞江人倍感自豪。有人甚至还编成顺口溜：“难忘战斗，大炮轰头；鄞江桥头，秤砣敲头……”虽然，影片中常现光溪桥及官池墩的镜头，作为廊桥的鄞江桥不曾出现，但只要一说起那部电影，就会提及鄞江桥。可惜的是，没过几年，就在1979年，鄞江桥连同官池墩一起被拆除，在原址上新建了一座水泥大桥，尽管还叫鄞江桥，但此桥已非彼桥了。

参加工作后，一次下乡经鄞江镇，车从老街驶过，我终于见到了那座水泥大桥。望着桥上往来不息的车流行人，不禁感慨：没有现代化的交通，还真难以承受日益增多的人流物流啊！然而倘若廊桥还在，又会是怎样的情形？

桥是人类的朋友，它劳苦功高，没有它，人们从事生产、贸易和交往等活动就会受到时空的限制。尤其是古桥，当初建造不易，且历史文化底蕴深厚，更应得到足够的尊重和珍惜。因而对于古桥的被拆，我常常想不明白：为什么明明有保护价值的古桥，怎么说拆就拆呢？难道就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，而非要剥夺古桥的“命”不可吗？

时过境迁。诚然，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看三十余年前的拆桥行为，但毕竟是件遗憾的事。当地的朋友告诉我：过去，为纪念它山堰功臣王元暉而举行的“三月三”、“六月六”和“十月十”庙会，巡游的路线总要经过此桥。廊桥被拆后，每逢庙会巡游，就在原址

摆上一张放大的廊桥图片，视同廊桥的灵魂仍在，以此表达人们对这座古桥的敬畏之心。近年来随着鄞江景区开发建设的推进，复建鄞江桥的呼声也日渐高涨，鄞江镇及相关部门顺应民意，决定重建廊桥，一时间鄞江及附近甚至海外的热心人踊跃捐款，令人感动。据说捐得最多的是一位从小在鄞江长大的企业家，捐了一千万元；一位从城里住到鄞江养病的鄞州退休干部，在急需医疗费用的情况下仍捐了一万元聊表心意；一对年近九旬的夫妇甚至捐出原本打算做寿的五万元……

新建的鄞江廊桥位于原址西约百米处，它南起岗山岭西路，北接它山堰西路“大夫第”前，桥长约90米，宽和高都为9米，主体由5个条石墩、28间廊屋、两端歇山顶建筑构成，基本保持了原有的风貌。廊桥外观呈黑色，赫然一条长龙静卧江上，在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树映衬下，显得大气磅礴，美不胜收。桥额桥匾都为新题，金光闪烁，廊内构件整体呈朱红色，似乎还散发着淡淡的油漆味。桥中间靠廊壁的两侧各有5座神像，东侧有文昌帝君、水官神、天官神、地官神、王元暉，西侧则是龙王神、周仓、关公、关平及财神赵公明。桥的南北两端石柱分别刻有一副楹联，曰“汇三江南北果品商贾辐辏，集四明竹木山货巷井繁荣。”“龙蜃鄞江百里车马络绎，凤栖句章万家灯火辉煌。”那是鄞江辉煌历史的真实写照。是的，这个具有1600余年历史的古镇，自古人杰地灵物产丰富，商贾云集市场繁荣，古桥和古镇其实就是相互依存，密不可分的统一体。

一拨拨人从桥上走过，和我一样为一睹桥的风采。他们有的走马观花，来去匆匆，算是到此一游；有的轻走慢行，那多半是怀旧的当地居民，或是与鄞江有缘的人们，他们指指点点，谈笑风生，似在回忆关于桥的逸闻轶事，又似在展望美好未来。一些老人兴奋地讲起，他们小时候常在原来的鄞江廊桥上玩耍，天热时那里也成了附近村民乘凉、聊天的好去处。听口气，鄞江廊桥的重建，俨然使他们多了份底气。

我想，鄞江廊桥的重建，也无疑给古镇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。以廊桥为中心，如今周边的环境正在改善，桥北的“大夫第”、“郎官第”等古建筑群也在整修中，而桥南还要建一座廊桥陈列馆，展示与廊桥有关的图文实物。当年被拆的廊桥构件，今大多不见踪影，惟有清道光十四年（1834年）《重建鄞江桥记》碑和位于原桥北端“大德会”旁的“经幢”等遗物，还保存在它山庙内，成为鄞江桥变迁史的重要见证。



鄞江桥雄姿

外峙岛上访盐场

石志藏

外峙盐场，地理位置在北仑穿山半岛东北侧的牛轭港畔，隔海与大榭岛和舟山本岛相望。

那天，我在老同学、时任海口村村主任的俞秀祥陪同下，乘渡船来到了外峙岛上的外峙盐场。

随着社会变迁和产业更替，北仑前些年尚存的梅山盐场、三山（含昆亭）盐场、轮江盐场等传统晒盐场所，多被征用开发，它们像北仑历史上的长山盐场、清泉盐场、穿山盐场一样，已然隐入史册中。如今，位于白峰镇外峙岛东北角的外峙盐场，已成为北仑大地上晒盐业的最后守望者。

俞秀祥介绍说，外峙岛陆域面积1.37平方公里，有户籍居民980多人，耕地690亩，另有盐场250亩，外峙盐场每年无碘海盐产量400多吨。

走在盐田中的小道，俞秀祥接着说：整个外峙盐场由沉淀池、晒盐滩地、晒场组成，晒场被划分为长35米、宽20米的方格，8个一组一字排开，共80个。海盐晒场依地势落差逐级浓缩海水，以梯田形式排列，每组方格高低差约为20厘米，这样从沉淀池到最后的晒盐滩地一共相差了约2米。提取海盐首先会用水泵把海水灌入沉淀池，沉淀杂质约一天后，由沉淀池流入晒盐滩地。大约气温在摄氏23度到25度，海盐就会开始结晶。一般在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，特别是在七、八、九月晒盐最繁忙的时候，4天时间就可以从海水中提取到海盐了。当然，这是新盐，新盐还要堆在盐坨上，食用的盐最好堆上一二年，待卤水漏净，这时的盐用手抓捏，就会有干燥感。

盐路边的方格旁有包得严严实实的黑色薄膜，这里面就是晒好的海盐，薄膜防水，遇到下雨天，也会在晒场方格上铺上薄膜。等海盐达到一定数量，就可以出售了，盐业公司会定期来这里收购。因为沿海居民长期食用海鱼及海带、海藻，不缺碘，所以很多市民也会专程来这里购买无碘盐，以防碘过量。

《宁波盐志》记载，外峙盐场始建于1967年，同时建造的还有轮江盐场，均属村办盐场。建成后的外峙盐场面积有14.9公顷（约225亩），外峙盐场从事晒盐，已有近50年历史了。上世纪80年代，当时我尚在白峰公社工作，我做过外峙和轮仰村的联村干部，记得与现在外峙盐场隔牛轭港相望的轮仰村海口，有一与外峙盐场孪生的轮江盐场，当时有盐田21.9公顷（约324亩），作为公社报道员，我曾去轮江盐场几次采访，因为轮江盐场生产的盐，洁白、含钠量高、无杂质，曾被国家轻工部嘉奖。因此，作为同一区域的外峙盐场，生产的盐，可与当年的轮江盐场媲美，肯定也是优质盐。

我蹲在盐田边，用手捞起了一撮湿漉漉的盐，不用嘴尝，单用皮肤就能感觉没有去卤的盐奇咸无比。我想，开门七件事：柴米油盐酱醋茶。盐位居第四，不过不要小看这老四，这七样东西中，盐因其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，某种意义上说是最重要的。盐被称为“百味之祖”，是生命的必需品。

回来时，我也买了一大袋外峙盐场的无碘盐。在外峙至轮江的牛轭港渡口，我心中产生一个念想，外峙盐场作为北仑大地上晒盐业的最后守望者，能否一直保留下来，也可开发成旅游观光基地，让后人来亲身体会一下“食盐是怎样晒成的”。

人文

总第5673期 投稿邮箱：essay@cnb.com.cn

2119



水均益看世界

益往直前

40

从巴格达到提克里特只有180多公里，我们却走得特别慢，因为一路上经历了40多个大型检查站，小检查站更是不胜枚举。每个检查站都是重兵把守，有的需要出示证件和采访手续，有的需要打开后备箱或拿探测器检查。在检查的过程中，旁边就是重型装甲车或坦克，远处的炮楼还有士兵端着机枪，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。

好不容易抵达了提克里特，与伊拉克向导碰头后，他带领我们开往萨达姆的墓地所在地。萨达姆被绞死之后，按穆斯林的规矩，是要入土为安的，伊拉克当局出于尊重他族人的考虑，把他埋葬在出生地提克里特奥贾村。

到了奥贾村，我们被领到一个三岔路口，正对着路口有个会议厅模样的建筑，外面是一个大院。向导告诉我们，萨达姆的墓地就在这院子里，他的两个儿

子库赛和乌代，还有一些嫡系亲信，有的在战斗中被打死，有的被活捉后执行了死刑，都被埋葬在这里。

这个院子已经被封锁了，外面是高高的铁栅栏门，还设了水泥墩，挡着不让车进去。据说萨达姆刚下葬时，这里还是开放的，当地人隔三岔五地来祭奠他，还有学校组织学生来这里瞻仰他们的前领导人。

后来，随着教派冲突越来越激烈，两派之间流血事件不断，伊拉克政府试图将萨达姆的墓迁走，清除是非之地的祸根，可是当地政府和长老坚决反对。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，达成了一个妥协：中央政府不搬迁墓地，但是封闭起来，不开放，当地政府也要保持这个地带的清净和安全。

向导帮我们联系了一个退役军官接受采访，他对这个村庄很了解，可以介绍一下情况。等待采访对象的过程中，摄像冀惠彦和荣欣已经扛着机器，准备去拍摄。冀惠彦搬了个小梯子，站上去，隔着铁栅栏往里拍。这时，那个退役军官来了，我站在门口采访他，荣欣的摄像机对着我们拍摄。采访进行到一半，突然，一辆大型皮卡警车呼啸着开过来，停在我们面前。两个一脸严肃的警察跳下来，用阿拉伯语对我们的伊拉克联络人说：“谁让你们在这儿拍摄的，你们从哪来的？”

并且示意我们立刻停止拍摄，要检查护照和采访证。

警察检查了一番，结论是不允许采访拍摄，而且我们未经许可，“摊上大事了”，得跟他们走一趟。我们的翻译和向导等几个伊拉克人都吓得浑身发抖，伊拉克的警察局进去之后就吃不了兜着走。警察收了我们的护照，让我们开车跟着他们。我让阿布赶紧想办法，但阿布看上去很放松，似乎心中有数。

警车拐了好几个弯，停到了警察局门前。警察要求我们把车靠边停，人不能下来，只让伊拉克翻译跟他们交涉。

就在我们茫然无措的时候，只见一辆白色的越野吉普车从远处疾驰而来，那刺耳尖锐的啸叫声，就像F1赛场上赛车拐弯时轮胎发出的声音。那辆车径直开过来，忽然一个急刹车，停在警察面前。

车门刚打开，就传来一大通音调极高的阿拉伯语，叽里呱啦地冲着扣押我们的警察咆哮。司机是一个30多岁的阿拉伯人，留着络腮胡须，头戴阿拉伯头巾，身穿白色长袍，戴着美国飞行员标志式的墨镜。只见那白袍男子表情愤怒，话语激烈，音调很高，以我的阿语水平虽然听不懂，但也知道是在骂人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徐建国